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二

漢草文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李本徐總督蘇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三十五

射禮

儀禮鄉射禮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

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於五禮屬嘉禮
張氏爾岐曰據注此州長射禮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為鄉一鄉管五州鄉大
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鄉大夫大比與賢能說而以射之禮五物
詢衆庶亦行此禮
故名鄉射禮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

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
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為習民以禮樂不主為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
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
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
庶乎
疏案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為之
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而記云士鹿中也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為之矣

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

注退還射室
省錄射事無

介注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畧

蕙田案以上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

注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疏此射於序鄉飲酒在序以其序無室庫有室無室則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

之處耳言東上亦主人在東故席端在東不

得以曲禮席南向北向以東方為上解之 衆賓之席繼而西注言繼者甫欲

習眾庶未有所殊別疏鄉飲酒三

賓之席不屬彼與賢能故有殊別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注阼階

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

肆

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肆陳也疏左元酒據人設尊者北面故以西為左

設洗于阼階東

南南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屋翼

注縣謂磬也縣於東方碎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

乃張侯下

綱不及地武

注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

不繫左下

綱中掩束之

注事未至也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容謂

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蕙田案以上設席陳器具饌張侯

羹定

注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謂狗熟可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

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

注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為異 賓

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

再拜

注相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

揖衆賓

注差卑禮宜異 主人以賓揖先入注以猶與也先入入

門右

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注引手曰

在前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注

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

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注主人拜賓至此堂

蕙田案以上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

注將獻賓也 賓降注從主人也

主人阼階前

西面坐奠爵與辭降

注重以主人事煩賓也

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

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

注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

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

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反位注反從降之位

筮

禮記卷之三十一

二

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

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

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注乃降將更盥也賓降主

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

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注進於賓也凡

進物曰獻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注少退猶少辟也賓進受爵于席

前復位注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注薦

賓升席自西方注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注體折以實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

薦西興取肺坐絕祭注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肺離上為本下為末尚左手齊之

注齊嘗也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嘗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未坐

啐酒注挽拭也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降席席西也旨美也執爵興主人

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

爵興注卒盡主人阼階上答拜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酌主人主人降注從賓也降立作階東西面當東序賓西階前東

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

于篚下興盥洗注賓北面盥洗自外來主人阼階之東南面

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注反位反從降之位也主人辭洗進也賓卒

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

賓升賓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注酢報初則一揖一讓也主

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注祭薦俎及酒

亦齊注齊不告旨注酒已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注自由也啐酒於席末由前降便也主人坐

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注序端東序頭

也崇克也謝酒惡相克滿也奠爵于序端此擬下獻眾賓也

蕙田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注將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注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注酬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張氏爾岐曰主人先自飲所以為勸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注以將升不拜洗注酬禮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注酬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注實辭主人復親酌已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注酬酒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注主人將與眾賓為禮賓謙不敢獨居堂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

注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賓畢乃與眾賓拜

敬不能並疏眾賓無問多少止為三拜而已是示徧也眾賓人皆一拜是不備禮也此亦答大夫拜法若答士拜則亦再拜見于特牲也云獻賓畢乃與眾賓拜者自爾來唯與賓拜未與眾賓拜今始拜之故云敬不能並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

注長其老者言三人

則眾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乎疏此雖非實賢能其眾亦三人在堂上與鄉飲酒數同其堂下眾賓無定數故鄭云眾賓多矣

人拜送

注拜送爵於眾賓右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

注既盡疏此還據堂上三人者降復賓南東面位

降奠于篚

注不用復用

每

注自第四以下又不

眾賓辯有脯醢

注薦於其位

主人以虛爵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眾賓

揖讓升賓厭眾賓升眾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

注一人主人之吏疏主人之吏亦謂府史以下非屬官也

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

席末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
 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注將進賓拜注拜舉觶者
 進坐奠觶于薦西注不授賤賓辭坐取以興注若親舉觶者
 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云反奠于其所者還於薦西以其射後賓北面舉之為旅酬故
 不奠於薦東也

蕙田案以上一人舉觶

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注為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尊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人降注迎大夫於門內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位注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初位門內東面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注尊東明與賓夾尊也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辭之者謙不以已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舟重席正也賓一重席乃薦

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
 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注凡所不者殺於賓也大夫升席由東方大夫降洗注將酌主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注酌者雖將酌自飲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疏為士於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於西楹南大夫降立于賓南注雖尊不奪人之正禮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

蕙田案以上遵入獻酢之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注言少東者明樂正西側
 階不飲大東射位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注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于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一射禮

入立於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注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

正也疏鄉飲酒禮燕禮作樂四節今不歌不笙不間唯合樂故云志工不與

在射畧於樂也二南是大夫士之鄉樂已之正樂故云不可畧其正也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堂

禮畧也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

立西階辭降注大夫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與左瑟一人

拜受爵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

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

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

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

眾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

奠于篚反升就席主人降席自南方注禮殺側降注賓不

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注爵備樂單

將留賓以事

為有懈俛久禮立司正以監之察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

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

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

主人作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

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

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

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注旅序也未以次

序相酬將射也蕙田案以上合樂樂賓獻工與笙立司正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注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

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使俟事於此

郝氏敬曰凡射二人為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

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

張氏爾岐曰自此下始言射事射凡三番第一番二耦之射獲而不釋獲第二番

賓主大夫眾賓耦射釋獲升飲第三番以樂節射此下至乃復求矢加于福言三

耦之射司射請射于賓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樂正請樂

器三耦取弓矢司射誘射乃作三耦射司馬命設福取矢凡九節射之第一番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

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

注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

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闕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鞬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附右巨指鈎弦

疏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為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次之皆是士為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

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

注言某不能謂眾賓已下

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

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福豐也賓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

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

注上堂西廉矢亦北括疏序在堂上故矢在弓下堂西在堂下故矢隨其弓而直堂西廉後之上也

主人之弓矢在東

序東注亦倚于東序也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

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

子射注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司正為司馬

注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為司馬命張

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

注事至也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

中注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

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注當辟射也贊左也遷徙也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

北上坐注倚矢幹也疏矢人注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注北面鄉堂不與工序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

注猶有拾更也疏更遞取弓矢見威儀也非決拾之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

注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

注搢插於帶右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

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

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

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

注鈎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

蕙田案教氏繼公曰今文豫作序序之文意
 明白于豫且記亦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
 序州黨之學也堂即庠鄉學也州屬于鄉黨
 屬于州則三者之學其大小淺深有差矣鄭
 謂序乃夏后氏之學故不從今文作序而從
 古文作豫又破為榭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
 而射于州序此即鄉射之事鄭注禮記亦以
 序為州黨之學何於此獨為異說乎當從教
 氏

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

正足注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不去旌注以其誘射注誘

將乘矢注將行也執弓不挾注不挾右執弦南面揖揖如

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
 取扑搯之以反位注扑所以撻犯教

蕙田案以上三耦就位司射誘射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注欲令射者見侯獲者適侯執旌

負侯而俟注俟

教氏繼公曰使之執旌于侯中以示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還左還司射反位上耦

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

等下射從之中等注中猶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

並行注並併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

視侯中合足而俟

欽定義疏此儀一如誘射但于其行也言左言並于其

升也言先言從則以誘射一人射耦二人故也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注不決遂因不射不備出于司射之南升

自西階鈎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籥南

揚弓命去侯注鈎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籥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射揚籥舉也獲者執旌許諾聲

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注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威儀省偃猶仆也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

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注圍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侯司射進

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

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注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

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注後也獲者坐而獲注射者中則大言獲得也射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注宮為君商為臣聲和律呂相生獲而未釋

獲注但大言獲未釋其算

張氏爾岐曰釋算取以識中之多寡注上下文皆言大言獲疏乃以宮為大言獲商為小言獲是一矢而再言獲恐未然

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注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上射降三

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注降下疏此上射下

又上射升降皆在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

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

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

三耦卒射注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賓揖注以揖然之

蕙田案以上三耦初射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

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鈎楹自右物之後立于

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注揖推之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

以旌負侯而俟注侯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

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

射禮

九

禮記

射義

卷之三

九

射禮

九

九

九

福注福猶幅也所以承箭齊矢者乃設福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注東肆統于尊司馬由

司射之南退釋弓於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

于福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福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

乘之注撫射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若

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注索猶盡也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福

蕙田案以上設福取矢第一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

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

賓為耦注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疏射禮三而止第一番直司射與三

節賓主大夫耦誘射不釋算第二番三耦與眾耦俱射釋算第三番兼有作樂為射

則或射或不張氏爾岐曰自此至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言賓主大夫眾賓耦射釋獲升飲

之儀射之第二番也司射請射比耦三耦取矢于福眾耦受弓矢序立乃設中

為釋獲之射三耦射賓主人射大夫射眾賓射司馬取矢乘矢司

射視釋獲者數獲設豐飲不勝者獻獲者獻釋獲者凡十三節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

某御于子注大夫皆與士為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

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注作司射降搢扑由

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注眾耦大夫耦及眾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眾耦如三耦眾

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

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注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禮及眾賓多無數也

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注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司射乃比眾耦辯注眾賓射者降

比之耦乃徧

蕙田案以上比眾耦繼三耦而立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注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三耦拾取矢皆袒

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

反位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上射東面下射西

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

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注橫弓者路弓也御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疏表弓背也且興者謂以右手順羽之特別與故云且也左還者以左手向外而西回也東面揖下射取矢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

他如上射注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朱子曰上文東向覆手南路弓則弦向外身此云西向却手南路弓則弦向外

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

北面揖三挾一个注福南鄉當福之位揖皆左還上射於右注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

也下射左還少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注相左皆由進者之北三耦拾取

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

司于西方而后反位注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

蕙田案以上三耦拾取矢進退相左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揖三挾一个由堂西進

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為上注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

無福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

蕙田案以上衆賓受弓矢序立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

前升請釋獲于賓注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

者設中遂視之注視之當教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

注鹿中謂射於榭也於庠當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

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

注興還北面受算及東面實之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正不釋算也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

八算于中興執而俟注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

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

委之注委餘算禮尚異也委之合於中西 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敖氏繼公曰此節在於次耦升而將射之時後皆如之言三耦卒射者著繼射之節也

蕙田案以上三耦再射釋獲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

朱子曰後記有君袒朱襦大夫袒纁襦若在大夫射則肉袒然則士射皆肉袒歟

蕙田案以上賓主人射

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注耦於庭不並行尊大夫也

蕙田案以上大夫與耦射

眾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注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

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射請于公與賓疏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是雖不作猶為擯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

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

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共而俟注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所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俟數也

敖氏繼公曰後射者既由司馬之南而適堂西釋獲者乃告卒射也執獲以告已所有事也不升堂降于司射也左右猶言上下射也下文放此

蕙田案以上眾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于賓也言大

音交
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
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
司馬乘矢如初

朱子曰注上握之說未明疑束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
敖氏繼公曰上握謂上于手握之處也
矢以鏃為上括為下下經云面鏃是也

蕙田案以上司馬命取矢乘矢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

面視算注釋弓去扑射事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注固東面矣復

言之者為其注純猶全二算為純注純猶全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

縮而委之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每委異之注易校數有餘純則橫於下注又異之

也自近注奇猶虧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注奇猶虧與自前適左

東面注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東面鄉之疏云少北於故

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注變於右疏右則一純取之

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注賢獲勝黨之算也

手一一取之於左手委於地禮以變為敬也其餘如右獲注謂所縮所橫司射復位釋獲者遂

齊之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

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注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假如右勝告曰右賢於左若干純若干奇

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

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威氏世佐曰此算獲之法合三耦及眾射者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下文飲不勝者亦然其間誠有不中而隱此多中而蒙罰者此正聖人深意所在不可不知蓋古者射以觀德賢不肖分焉爭心所易起也若每耦自分勝負則相形之下難乎其為不勝者矣惟如是則其不勝非一人之咎而其勝也亦非一人之長使不能者知恥而勝者亦無所用其矜焉所以潛消其爭鬪之萌而養其寬厚和平之德也鄉射但以習禮樂非以別賢否故爾若夫天子試士于射宮中多者得與于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其法必與此異而今不可考矣

蕙田案以上數獲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弟子奉

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

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注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畧之也執弓反射位

已酌有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搯扑北面于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注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不

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注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司射先反位注居前侯三耦

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注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又不得執弦

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注先升

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少右辟飲者也亦相飲之位疏相飲

于豐下與揖注立卒解不祭不拜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朱子曰右自北而言則東也相

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飲之位謂飲之者立于飲者之後

有執爵者注主人使贊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代弟子酌也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

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

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

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

辯乃徹豐與觶

蕙田案以上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注鄉人獲者賤明其薦脯
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注皆三祭為其將祭獲者負侯北面
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注負侯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
于侯薦注侯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
之於位注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
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祭遂祭酒注為侯祭也亦二手興
適左个中亦如之注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左个之西北三步
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注不就之者明
立飲薦右近司馬其享侯之餘也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
於是司馬北面

立飲薦右近司馬
於是司馬北面

執俎從之辟設于之南注遷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于南右之也凡他薦

位之前注皆當其獲者負俟而俟注俟第三番射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

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

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注不當其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

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

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

司射受爵奠于筐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注辟薦少西之者為復射妨司射視

算也亦蕙田案以上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第

二番射事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搯扑以反位

注為將復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

降搯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

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

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

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

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搯

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

升堂揖就席

蕙田案以上三耦賓主人拾取矢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注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揖皆進如

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注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疏云

大夫西面者為下射故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

位揖注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

其耦北面搯三挾一个注亦於三耦為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

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注大夫不序於下尊也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

射禮

耦以反位

蕙田案以上大夫眾賓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耦揖升如初注進前也

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

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

注東面于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司射遂適階間

賤者遙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

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疏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卿大

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芣五節卿大夫士同五節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

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王九節者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

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拾發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

聽則少優尊者先知審故也

教氏繼公曰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乘矢

焉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鄉大夫與

士

同

盛氏世佐曰此當以疏說為是教氏好立異而引周禮射人職為證以愚考之

則不然蓋自教說推之則王之九節五正五節之間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

亦四節也夫天子以下降殺以兩禮之大凡也今其先以聽者天子諸侯同為

四節而大夫士僅減其一焉固以不倫矣且其拾發乘矢一也而乃有五正三

正二正之不同是節之多者似促數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

蓋射人所云九節七節五節者以樂節言也所云五正三正二正者以其侯采

言也鄭注蓋不可易矣何必改先儒已定之說以證己之臆

見也又射人所言當屬賓射之禮教氏乃以大射目之亦非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

注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

其詩有一發五祀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

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

采蘋間若一者重節疏云間若一者重節者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則

是重樂節也

朱子曰據詩但取一發五祀之義耳騶虞則為仁獸之名以庶類蕃殖美國君

狸首者燕禮殺故變而與諸侯之賓射同所謂禮窮則同也然但以瑟奏之而不用金石之樂亦其異也鄉射與投壺雖奏騶虞狸首而其節則止于五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

太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

蕙田案以上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

如初卒射降注皆應鼓與歌之節乃釋算降者衆賓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

射如初注卒已也

蕙田案以上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以樂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

司馬乘之皆如初

蕙田案以上樂射取矢數矢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注算獲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

降復位

蕙田案以上樂射視算告獲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

執弛弓升飲如初

蕙田案以上樂射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注面猶尚也并矢於

止變於射也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

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

附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

席注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于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于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

蕙田案以上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

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

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注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恒執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

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注當監樂正命弟子贊工

于西階東北面

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注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樂正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與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

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解拜執解與主人答拜賓不祭卒

解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注所不者酬而禮殺也實立飲取俎

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注少退少遂通也主人進受解賓

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注旅酬而同階禮殺也賓揖就席主人以解適西

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

禮注其既實解進西南面立鄉所酬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

之注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

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畧于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

為主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注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

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

皆升受酬于西階上注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

酒記者欲見主黨不與酬之義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筐司正降復位

蕙田案以上旅酬

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注二人主人之贊者舉解者皆洗解升實

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解拜執解與賓與大夫皆席末

答拜舉解者皆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拜執解與賓

與大夫皆答拜舉解者逆降洗升實解皆立于西階上

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解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

大夫辭坐受解以興舉解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

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注長一人舉解如燕禮勝爵之為

蕙田案以上二人舉解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
 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
 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
 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
 東南面注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
 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
 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
 西南立注以東授主人侍者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
 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
 夫之南少退北上

蕙田案以上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

蕙田案以上說屨升坐

乃羞注燕設唱具所以案酒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取奠

觶飲卒觶不拜注二人謂擯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

既殺不復崇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

觶長受注長衆賓長而錯皆不拜注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更多者迭飲於坐而

已皆不拜受注禮又殺也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注衆賓之未飲而酬主人之贊

者大夫之未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已尊於人也

其未若皆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

復位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注言酬者不拜者嫌受

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辯旅皆不拜注主人之贊者於執觶

者皆與旅注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卒受者以虛觶降

奠于筐

威氏世佐曰上文及此兩言卒受者依注二觶並行則卒受者二人也敷氏以經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其說不同竊謂堂上旅酬皆執觶者酌以送之受者各于其席坐飲故二觶可以並行至下者之時同在西階上酬者又須親酌若復二觶並行頗覺其雜揉而無次况一階之上而行禮者常四人焉能曲盡其進退雍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蓋用一觶也所用之觶無論賓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賓之末者三賓之末飲而酬堂下衆賓

之長堂下賓長飲而酬主人之贊者亦以次交錯而辯也其一罇則執觶者以
降奠于篚注云執觶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其在斯時與教謂堂上惟行一觶
注謂堂下亦行二觶皆未合讀者試以
上下經文反復玩味必有能辨之者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注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
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

無算樂注合鄉樂
無次數

蕙田案以上坐燕射後飲酒禮竟

賓興樂正命奏陔注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
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賓降及

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賓于門
東西面賓不答
拜禮
有終

蕙田案以上賓出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注拜賜謝
恩惠也主人不見如賓服

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注不見不褻禮也
拜辱謝其自屈辱

蕙田案以上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
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

無介注勞禮畧貶於飲酒也
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不殺注無俎
故也使人速注速
召賓迎于門外

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

不崇酒不拜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注言遂
者明其

不與注昨日至尊
不可衰也徵唯所欲注徵召也謂
所欲請呼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

也注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
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羞唯所有注用時
見物鄉樂唯欲注不歌
雅頌取

周召之詩
在所好

蕙田案以上息司正

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注不敢使鄉人加尊于大夫也
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威氏世佐曰公士鄉人之為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于一人舉觶
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之時而已定矣
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禮
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

使能不宿戒注能者敏于事不
待宿戒而習之

威氏世佐曰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有才德者為之不可使不賢
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之公禮詢眾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

蕙田案以上記賓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敖氏繼公曰用狗者因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同

尊綌幕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

注以綌為幕取其堅潔

蕙田案以上記牲與尊幕筵

西序之席北上

注眾賓統于賓

敖氏繼公曰經言眾賓長升就席者三人耳又曰眾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此記未詳

張氏爾岐曰堂上自正賓外眾賓三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與疏以為大夫多尊東不受則于尊西賓近于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為地狹不容者擬設耳

蕙田案以上記西序之席

獻用爵其他用解以爵拜者不徒作

蕙田案以上記爵解之用

薦脯用邊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

尺二寸

注脯用邊宜乾物也醢以豆宜濡物也臠猶脰也祭橫于上殊之也於人為縮

蕙田案以上記脯醢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脇臂肺

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腍

注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右體周所費也

蕙田案以上記俎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眾賓

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

注尊之於其黨

蕙田案以上記行禮諸節

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

禮

注尊卑之差

張氏爾岐曰鄉射無介此以飲酒禮中之賓介明其差等也

蕙田案敖繼公謂此記無諸公則大夫如賓

禮與經違乃記者之誤蓋謂此經所言尊者

大夫之儀指無諸公者而言而其儀亦無異于介不得為如賓禮也然經不見如賓禮之儀而記互見之正不得以不合經疑之也又案以上記遵者諸公大夫之差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

敖氏繼公曰但云與立者齒獻薦與旅皆在其中矣惟位則異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入節樂正立位

三笙一和而成聲

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蕙田案鄭注以和為笙小者敖繼公郝敬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二說不同案爾雅釋樂大笙謂巢小笙謂和既有明文陳暘樂書陳祥道禮書並云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

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是小笙為和確有明徵又國語云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云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議從其調利也凡匏竹之器皆取其大小相調竽簫籥管箎皆然則笙與和之相調信矣若敖氏所謂歌詩以和不知升歌之時無笙笙入之時無歌間歌亦一歌一笙無歌笙並作之事若合樂則歌者二人又不止于一和且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則堂下安得有歌敖說非也又案以上記笙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

階上

注奠于下篚不復用也

立者東面北上

注實黨

蕙田案上記工與笙之獻

蕙田案上記立者之位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注薦于禪南

蕙田案上記司正薦節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

注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

敖氏繼公曰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以弟子為之者為司射當誘射也誘有命而先俟于堂西

蕙田案上記三耦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

注便其事也

蕙田案上記司射弓矢倚扑處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注著並行也

蕙田案上記司射司馬並行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

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一陽奇陰數也

凡畫者丹質

注實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于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蕙田案上記侯

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

注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

處也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

郝氏敬曰物長如筈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為跬六尺為步從長半弓不言橫同也其間謂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白弓即一步也兩人麗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曰距右足來合曰隨足跡曰武武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注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

蕙田案以上記物

命負侯者由其位注於職者禮畧疏司馬自在已位送命之

蕙田案以上記司馬命負侯之位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

取弓矢注尊者宜逸由便也

盛氏世佐曰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蓋威儀之法有不得由便者惟賓與大夫則否優尊也

蕙田案以上記適堂西所由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

脰韜上二尋注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于庠或于榭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翽旌也翽亦所以進退眾者糝者雜也杠橫也七尺曰仞八尺曰尋

疏諸侯鄉大夫是大夫詢眾庶射于庠諸侯州長是士春秋習射于榭

蕙田案以上記旌

凡挾矢于二指之間橫之注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拍挾之疏第二指為食指左傳云子公

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為將指左傳吳王闔廬傷將指是也

蕙田案以上記挾矢之法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注以不主射故也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之法司馬之執弓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注君子取人以漸

蕙田案以上記三射之序

上射于右注于右物射

蕙田案以上記射位

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注兩端為龍首

中央為蛇身相交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楅髻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

當洗注髻赤黑漆也

蕙田案以上記楅

射者有過則撻之疏司射撻扑是教射法撻犯禮之過者尚書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是也

蕙田案以上記撻

五言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不以無事亂有事

蕙田案以上記堂上衆賓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取之不相因也疏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已之乘矢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所誘射之矢禮以變為敬故不相因

朱子曰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註乃云反位禮

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疏上射字與後者二字不

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

蕙田案以上記兼取誘射之矢

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注擯實主人升

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于射疏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擯升降

鹿中髡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注前足跪者象教擾

之獸受負也

蕙田案以上記鹿中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注尊大夫不使久列于射位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注不肉袒殊于耦耦少退下大夫也既發則然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立處袒法

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注惟此二事釋弓矢則擯升降不釋

蕙田案以上記司射釋弓矢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謂以禮樂射

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開之也開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身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反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

朱子曰案書傳之文不具蓋曰取蒐狩之餘獲陳于

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

亦不取也

教氏繼公曰禮射謂此篇所載與大射燕射之類是也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為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為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勝者言又射不勝者言降文互見也主皮之射又以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于禮射者也其相飲之禮有無則未聞張氏爾岐曰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為確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蕙田案以上記主皮

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疏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

蕙田案以上記主人飲處

獲者之俎折脊脇肺臠

注臠若膊骼之折以大夫之餘體疏上賓主人已用肩臂惟有臠及膊骼若脊脇骨多

尊卑皆有自臠以下各得其一今鄭具言之欲見科取其一定以其若無大夫獲者得臠即經所云者故臠在肺下欲見無大夫已合得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臠卿更多則折之不得正體或更取餘體也故鄭又言折以大夫之餘體也

蕙田案教繼公據大射注刪臠字案折謂自臠以下脊脅骨多不須折言臠于肺下者舉

所折之例也此特為無大夫言之也若有大夫則以大夫之餘體記若云獲者俎脊脅臠折肺文意更順今其文如此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因大夫多而然郝氏敬盛氏世佐並不從教氏今從之

東方謂之右个

注侯以鄉堂為面也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注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嫌無祭肺疏明記者之意見上

已有肺嫌不別有祭肺故言皆有祭

蕙田案以上記獲者釋獲者俎實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

注明不自尊別也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說矢束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注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蕙田案以上記歌之終數

射禮

射無算

注謂眾賓繼射者眾實無數也

蕙田案以上記射耦無定數

古者於旅也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注禮成樂

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令人慢于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蕙田案以上記旅及士入節

大夫後出

注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注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

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出節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

注上个最上幅也上幅用布四丈中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

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謂中也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

注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

細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正二寸者駁中之博也疏司禮

倍

中以為躬

注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

倍躬以為左右舌

注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

下舌半上舌

注半者半其出于躬者也用布三丈

蕙田案以上記鄉侯之度

箭箒八十長尺有握握素

注箭箒也箒算也八十者畧以中耦為正貴全數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本

一作膚

蕙田案以上記箭箒

楚扑長如笱刊本尺

注刊其可持處

蕙田案以上記扑

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笱既發則答君而侯

注退于物

一笱不敢與君併也答對也

君樂作而後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

執矢以授

注君尊也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

若飲君如燕則夾爵

注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

如燕賓媵解于公之禮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

欽定義疏自此以下數節通燕射大射言之

蕙田案以上記君射儀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翽旌獲白羽與朱羽糝

注國中城中也謂燕

音室
射也皮樹獸名以
翻旌獲尚文德也

欽定義疏朱子通解以此條入燕禮

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注於郊謂大射也大射于太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周書曰北唐以閭

於竟則虎中龍壇注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壇尚文章也通帛為壇

敖氏繼公曰此記言君之中與所獲者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為某射則是其所以異者惟繫于地之遠近不繫于射之大小也若然則固有大射而用皮樹中翻旌燕射而用虎中龍壇者矣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翻旌以獲注兕獸名似牛一

無物也疏公侯伯大夫冉命子男大夫一命不同故云各公侯之州長一命有旌亦入物中

敖氏繼公曰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司常職曰大夫士建物翻旌即白羽與赤羽綠者也上記言士禮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綠此直見翻旌而已蓋記者雜也

蕙田案以上記中與獲之等

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也疏天子諸侯燕射皆在國天子賓射亦在國大夫士燕

射賓射不在國大夫又得行大射亦不得在國

蕙田案以上記人臣無國中射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注不袒纁纁下于君也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侍君射袒法

右儀禮鄉射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二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李燾總督蘇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六

射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射禮雖于亦立賓主也王之

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

禮記射義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

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

德行矣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德之名出自此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從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注諸猶於也

呂氏大臨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正反求諸已而已蓋以仁為已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也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已而不怨勝已者知所以中莫不在已非人之罪也至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反尤諸人蓋不以仁為已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已之道焉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注何以言其難

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枯也枯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

呂氏大臨曰射之為藝非專心志則不得也射以樂為節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而中多故曰何以射欲其節比於樂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處也何以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它是為用志不分不過乎物推是道也將無入而不自得况於射乎居是位也得行是事也其心也或之乎彼也或之乎此也一出焉一入焉將無所往而可也故射雖一藝也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

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白虎通義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能為猛獸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

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
為何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
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
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
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
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
何以知為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
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
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
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
也
說苑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
中詩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

謂也弧之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

杜佑通典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于周氏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舊
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
本在戡敵實寓大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
子之禮無聞諸侯二篇而已誠與今異畧存古制焉
聶氏崇義曰射之所起在于黃帝故易繫黃帝九事云古者弦木為弧刻木為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以黃帝臣揮作弓夷牟作矢是弓矢起于此矣
虞書曰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則射侯見于堯舜夏殷
無文至周大備故禮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大射賓射燕射之文各張其侯鄉射
記曰君國中射注云國中謂燕射也于
郊謂大射也于竟謂與鄰國君射即賓射也
陳氏祥道曰古者祈子帶弓韞生子縣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貢之也試以
射則射豈君子之所可忽耶然則弧矢之作始於黃帝侯以明之見於虞書至
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
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三皮之射而已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
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
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
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以射
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
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
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
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
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
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

蕙田案以上射之大義

周禮地官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五射一曰白矢矢貫侯前放一矢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刺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也儀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曰五射

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刺注襄尺井儀也

李氏呈芬曰周官保氏教國子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發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于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曰剡注刺銳也弓梢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梢直指于前以送矢所謂勢撞是也或謂矢頭刺處直前注于侯不從高而下即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架弦畢便引之此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為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臂骨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即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嗚呼射之道備矣

書太甲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

蔡氏沉曰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徃察其矢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

盤庚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蔡氏沈曰射之有志若射之必于中

鄧氏鐘曰射法雖多大要不過審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審發矢欲分知鏃者滿之象也而審益精臂力者固之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鏃工夫靡不命中矣而先之以入扼壁立為入門正心養氣為根本至于射敏又與射的不全射的貴從容射敏貴神速從容則引弓稍輕而調可以及遠中微神速者非強弓重矢安能殺敵于百步之外哉

戚繼光紀劾新書射法篇怒氣開弓息氣放箭量力調弓量弓制矢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存壓其前手加舉其後手務取水平前手撒後手絕二句射之元機一撒一絕正相應之妙一齊著力使兩臂伸合則箭絕而加于尋常數等矣此手法也凡射願惡旁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偃此身法也

蕙田案以上總論射法

論語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

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朱子曰此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

小人之爭矣

詩齊風猗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傳二尺曰正 箋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

夫三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 疏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長半寸正以絲畫為之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又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為文也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傳四矢乘矢 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疏乘車必駕四馬因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依之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于樂箭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

蕙田案此詩前節疏以為賓射後節疏以為

大射鄉射是未嘗確指何禮凡諸儀皆可通用也

又案以上通論諸射儀

周禮春官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

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間若一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狸首曾孫 疏凡此為節之等者無間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皆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為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為先以聽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鄭知騶虞采蘋采芣皆樂名者以其詩為樂章故也云惟狸首在樂記者案樂記云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是也案射義亦云狸首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不引之者鄭畧引其一以證耳先鄭引大射者證大師用樂節之事云間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狸首曾孫者狸首是篇名曾孫章頭即射義所云是也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

采芣

注鄭司農云騶虞聖獸 疏言凡射則大射賓射等同用此為射節

禮記射義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矣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祀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芣曰被之僮僮風夜在公

蕙田案以上射樂

右射禮通論

周禮春官司几筵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鄭氏鐸曰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

蕙田案此大射之几筵

司服王饗射則鷩冕注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王饗食在廟故服鷩冕大射在西膠虞庠亦服鷩冕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則皮弁服

蕙田案此大射之服

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注騶虞樂章名在召南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疏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王有出入之時奏王夏及射奏騶虞之詩為射節召南云一發五靶于嗟乎騶虞以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靶獸而來

疏此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告諸侯射之舞節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

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注射節主歌騶虞疏言射節者謂若射人所云樂以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

繫五節之類則大師為之歌也

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注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車僕大射共三乏

注鄭司農云乏讀為置乏之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

夏官大司馬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注王射三侯以諸侯為六耦疏王大射之時

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為六耦

小司馬凡饗射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注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

鄭氏鐸曰射之侯梓人為之司裘共之射人張之其張也必用狸步為法射人主賓射嫌於張大射之侯不狸步也故併言及之大射如此則賓燕之侯可以推類

李氏嘉會曰狸步一舉則為六尺一弓六尺九十

弓七十弓五十弓者象狸步之弓以定遠近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注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令卒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疏負侯之人則服不氏也

鄭氏鐸曰射已侯張獲者執旌以負之不使去侯以避矢則有誤殺傷人之過射以中為主王弓已發不告以矢之高下左右則王不知其中否

王氏昭禹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祭侯則為位

注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

鄭氏鐸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于侯所北面而祭之射人主為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

李氏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

與太史數射中

注數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馬治射正

注射正射之法儀也

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

注鄭司農云贊佐也大射禮命量人中車張三者中舉旌以獲

太僕王射則贊弓矢

注贊謂授之受之疏此謂大射也案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小臣受矢於公既射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太僕授受其纜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實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太僕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掌實射亦當授受可知

繕人掌詔王射

注告王當射之節疏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為賓賓贊與王為耦所告之事亦知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

王弓矢之事

注授之受之疏案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禮繕人授之受之案太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太僕尊太僕贊

時此官助贊也

五禮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射禮

七

王氏昭禹曰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之待獲待射中則舉旌以唱獲

鄭氏鐸曰使服不氏贊之者以其力足以服不服故雖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也

鄭氏鐸曰射已侯張獲者執旌以負之不使去侯以避矢則有誤殺傷人之過射以中為主王弓已發不告以矢之高下左右則王不知其中否

王氏昭禹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鄭氏鐸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于侯所北面而祭之射人主為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

李氏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

鄭氏鐸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于侯所北面而祭之射人主為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

李氏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

鄭氏鐸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于侯所北面而祭之射人主為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

李氏嘉會曰賓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

司弓矢大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注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已不矢

射鳥氏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注鄭司農云王射則射鳥氏主

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鉞箭具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供弓矢并夾

蕙田案以上大射行禮之節次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

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

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

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

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鄭氏康成曰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

杜氏佑曰大射以其事大體重故謂之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鄉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亦帥其家臣而為之

朱子曰射中得為諸侯否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所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王氏應電曰侯之云者矢之所至以此為候故古文作侯象矢集于布之形其諸侯與侯字則皆從人而諸侯聲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為諸侯然則天子而射又何說焉夫射兵之以近及遠男子所有事取其禦外侮安善良而已虎熊豹獸之猛者春秋書多虞害稼之獸取其皮為侯以示驅獸除害之意不於此求其義乃妄求之于侯不失之遠哉

蕙田案鄭康成以大射之禮大夫皆得行惟士臣少無所擇不行大射孔穎達賈公彥聶崇義三禮圖陳祥道禮書並同此說或又謂士亦有大射今考大夫之大射周官司裘固有明文若士之大射雖據射人有士射豕侯之文而鄭注以為賓射非大射也大射之禮

終當以止於大夫為正

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

也逸逸往來次序也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眾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眾賓肅慎鐘鼓于是既設者將射改縣也疏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為禮隨其左右之官其行或方折或圓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為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己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驚射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閣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實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為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

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于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畧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燕射之禮的質也祈求也

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射列祖其非祭與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疏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亦質者皆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

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于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惟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被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為燕此下說射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質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于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于天子故二侯也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射祖其非祭乎既燕射祖是為祭事則此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

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絜行非實祭也孫毓以謂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

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飲燕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為長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外之衆耦也何者大射于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尺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之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鶴不明唯荷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欒方六寸也欒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

傳二尺曰正同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言射事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而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于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

朱子曰初筵即初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舉疇舉所奠之疇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酬爵抗大侯張弓矢而眾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蕙田案此詩毛傳以為燕禮鄭以為大射禮鄭所據者以第三章有祭祀之事與射義所謂將祭擇士合耳將祭擇士先儒多疑之毛所據者以有燕之事耳然大射及賓射燕射皆有之則毛鄭之說兩通可也朱子集傳於鐘鼓既設句引大射樂人宿懸之文則亦以為大射矣今從之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呂氏大臨曰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勝者辭乎飲也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惟貴者能之若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此責已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故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貴人輕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養則利之也爭辭養乃所以爭辭利也

右大射

周禮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

注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辭之也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節折羽九重設于長杠也正所求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今二侯熊豹也射侯射者獸名也獸有羆豺熊鹿元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

也一侯者一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
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
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
而畫以朱絲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
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行作于讀如宜行宜獄之行射則夫
也七與士射則以豸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
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明乎其
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則賓射在朝之儀言王射之禮者此
經兼有諸侯臣各在家與賓容射法各自有官掌之射人但作法與之耳此射人
所掌王射之禮以別諸侯已下之射也辯則習也此經言容儀禮大射鄉射等云
也案鄉射記云於境則虎中龍壇謂諸侯賓射之禮彼又云唯君有射國中其餘
臣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則則臣皆不得在國射若然在朝賓射唯有天子
而此云皆與賓射於朝之禮者謂諸侯已下賓射在已朝不謂於天子之朝行此
賓射之禮也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尊者
先聽多卑者少為差皆留四節以乘矣拾強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者謂若九節
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
也引樂記諸侯道遠近亦為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
黃氏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
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掌士而士之法儀具焉
王氏昭禹曰射之法不可以不正射之儀不可以不文先王因其度數而制之
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而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二或
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差焉此射之法也又鳥有
不正哉以是法而治之其效見于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持矢必固揖遜有
度卑者不待以抗尊升降有序先者不
得以居後其為儀也以鳥有不文哉

易氏被曰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若賓射則諸侯與王射而合卿
大夫以為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
王氏詳說荆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侯司裘之熊侯豹侯即
射人之二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二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於侯內以五采
畫正諸侯二侯以三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言
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
五采之侯則賓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射人所謂三侯
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也卿大夫一
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與五采之
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矣臣
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謂
異其侯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也
鄭氏鏗曰大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皮為鵠賓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五
采為正此所以不同又曰諸侯在國賓射則四耦而射二侯熊豹也樂用狸
首之詩以會天子為義也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元黃而用三色孤卿
大夫自與其賓射則三耦而射一侯麋侯也樂用采蘋以能循法度為貴也一
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白蒼而畫以朱絲也天子元士在家賓射用三耦
而射一侯豸侯也豸犬也犬能守士以守節事君為義故射豸侯或謂司裘言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豸侯之法何也蓋司裘所言者
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故於正特言豸侯以有賓射
而言也其侯則用二采以為正與孤卿大夫同樂用采蘋以能守職為貴
也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蓋士之位去卿大夫為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
孫氏曰自諸侯卿大夫等而下之莫不有別而所歌之詩亦使之各諭其
志而安其守然後雍容禮遜之交修乖爭陵犯之不作信可以觀德矣

蕙田案射人所陳鄭孔及易被鄭鏗王氏詳

五禮通考卷之二十一 射禮

說皆以為賓射惟王志長以為大射燕射均

同此儀但此經亦無明文姑仍舊說
又案夏官大司馬疏大射用諸侯為六耦若
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用卿大
夫為之

夏官小臣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注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疏賓射對大射亦為小也

春官眡瞭賓射奏其鐘鼓注擊鞀以奏之其
登歌太師自奏之

王氏曰賓射王與諸侯
射奏鐘鼓以為之節

鑄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虞陳庸器賓射亦如之

杜氏佑曰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
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
或行於廟

聶氏崇義曰士無大射
而有賓射燕射之禮

右賓射

周禮春官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射夫
眾耦也

蕙田案大司馬疏燕射三耦用卿大夫以下

為之

夏官司弓矢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燕禮者所

以明君臣之義也注言別尊卑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疏古者諸侯之射
必先進行燕禮者燕初似饗即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
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
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于堂下再拜稽首
升成拜君答拜以若臣盡竭其
力致敬于君君施惠以報之也

蕙田案此經文只舉諸侯而疏內却兼言天

子蓋天子本有燕射之禮經特舉一以見其

餘耳

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
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
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
具也注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
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
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
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為與

蕙田案鄭以此曾孫之詩為貍首貍首大射
所歌但詩中並無貍首字則亦臆揣耳疏又
云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
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
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
也若燕射則脫屣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
禮說屣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

如鄉射之禮是也然則燕射之儀已見燕禮
王昭禹謂此詩乃燕射所歌以詩中明有以
燕以射也今故採入

杜氏佑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
勞來朝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已臣共相勞息若天子
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
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

右燕射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
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和謂
有德容

謂有儀主皮謂射而中蓋庶人惟張皮射之也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
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于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出誓射者又
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

皆本之

又案儀禮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五物又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漢甘露石渠議曰鄉射合樂大射否何也韋元成曰鄉人無樂故合之朝廷君臣固有樂矣時以為然

鄉師黨共射器

注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于此黨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為言

釋也釋者各釋已之志 黨學皆名為序若鄉則上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以禮會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

鄭氏鏗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為藝用于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為文用於田獵攻守之時其事為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

其事之為文秋陰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為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

王氏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發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以觀德行而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其賢否也 王氏應電曰案正月之吉春秋祭社讀法考行凡三春秋禮射凡二此州長教民之事也

蕙田案鄉射禮注云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疏云射于序鄉飲酒在庠以其序無室庠有室

又案鄉大夫之鄉射主于興賢三年而一行州長之鄉射主于習儀每歲而一行其儀節之詳雖不可得知然儀禮具存亦可以例推也觀鄭注周禮而引大夫之事為證則其儀固通于上下矣

禮記射義古者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注言別老稱然後射以觀德行疏此鄉飲酒謂黨

正飲酒以鄉統名則鄉飲酒義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注矍相地名也種菜蔬曰圃

射至於

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注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

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債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

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

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

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

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

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注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

以此在實位也疏射至于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眾賓

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于將射轉司正為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延射者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延觀者及欲射之人又子路出延射者是

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眾耦于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

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普惡者令其不入以鄉

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正

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酬賓與

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眾耦射事既了眾賓皆在實位

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

陸氏德明曰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者不問此眾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實位矣

呂氏大臨曰夫子溫良恭讓其在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故矍相

之事疑不出于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

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固優為之而謂

孔子言之則非也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皆有負於世非賢能

者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為所後斬衰為其父母期舍其親而為人後非人子

之所欲持以大宗無後族人以支子後之迫于大宗族人之命不得已也所有

利之而與求焉是與為人後者見利忘親此君子之所不取也幼壯孝弟耆耄

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德有立矣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

者德有成矣蓋士之立於世無惡者寡矣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寡矣有立者有

之成德者寡矣不在此位也者疑詞也蓋言在此位也眾之所會聚簡別賢不

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詞示之猶言文不在茲乎蓋言在茲也不曰乎而曰也者蓋深示其不斥言也

朱子曰鄭注陸音者不二字文義不通家語兩處並

無不字亦非是當從呂說為長云

蕙田案矍相之射先行鄉飲酒則為大夫之

鄉射無疑正義釋經文既云此記所陳惟約鄉射禮其申鄭義又云此射謂賓射故鄭註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蓋射雖有賓與鄉之分而坐燕之儀則同故耳鄭注周禮鄉大夫鄉射引此文則知此為鄉射矣

論語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

右鄉射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三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咸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七

射禮

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鍬矢參亭已均中藝箋舍之言釋也藝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疏敦與雕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敦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鍬參停者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鍬既鈞冬官矢人為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為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為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當為養老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毛意亦為大射也言序賓以賢者按壺數算云其黨賢于某若干純為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

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也

朱子曰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鏃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鈞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其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

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四鏃

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鏃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備釋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于禮則射多中疏天子至成規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鼓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發與句字雖異音義同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摺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摺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備釋之也按大射禮摺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蕙田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

獵庠矢恒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

之射如養老而射亦禮樂之散射也養老之

射亦是大射但儀節大抵相同而為禮則別

今另列于此

又案以上養老之前射以擇賓

詩小雅車攻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決鈞弦也拾遂也飲利也柴積也既飲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疏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而和利矣弓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馬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傳以飲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鈞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名有安危調之使相得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言同復將射之位澤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射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眾三曰主皮是也

李氏樞曰決以骨為之著於右巨指以鈞弦者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逆弦者也拾亦謂之逆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破碎物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諸侯從王賜射餘獲

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易氏祓曰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於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三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方其迎牲於門則君執縛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儀法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

司弓矢凡祭祀供射牲之弓矢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者可

大戴禮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蕙田案以上祭祀射牲之禮

周禮夏官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

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注游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射

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疏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右也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王氏曰國子之於政事若宿衛固守之屬也存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王氏安石曰春合諸學則修德學道也秋合諸射則以待兵甲之事也

蕙田案以上遊倅合射

禮記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

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章兩鄉學也鄉

謂飲酒也疏命鄉簡不帥教者乃命鄉內耆老皆會于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此鄉學內為不帥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耆老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上功則自勵為功觀上齒則尊敬耆老

蕙田案以上元日習射于庠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注歲獻

之書及計備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注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

蕙田案以上試貢士于射宮

內則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悅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射始有事也疏此明大夫以下生子設弧矢之法

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疏射禮惟四矢者天地非射事所及惟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

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

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注用六者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也飯食之謂者射畢用穀猶事畢設飯食故也

蕙田案以上始生之射

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成童十五以上疏舞象謂武舞也雉氏云謂用于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武之舞

蕙田案以上成童學射

少儀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注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于地也投投壺也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

也徹馬嫌勝故薄之疏侍射則約矢者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耦在中庭福前取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福身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侍投則擁矢者投投壺也擁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為之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身前坐二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但手并抱投之也故鄭云不敢釋於地庚云擁抱已所當投矢也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勝則洗

而以請者若敵射及投壺意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而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豐在兩階上兩楹之西而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就

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之曰賜灌灌猶飲也面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亦如之者

酌之也詩云酌彼兕觥是也今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不擢馬者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馬三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

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陳氏澥曰凡射必二人為耦福在中庭箭倚於福上耦前取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并取四矢

故謂之約矢也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今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馬者投壺之勝算

蕙田案以上卑幼待尊長射

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應氏鏞曰射者男子所有事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

大戴禮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蕙田案此條與郊特牲文同

又案以上不能射辭疾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而貫革之射息也

注貫革穿革甲也

蕙田案以上散軍之射

右射雜儀

書益稷侯以明之

蔡氏沉曰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讓說與否也

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侯者其

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臺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射侯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元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鳥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眾也疏以其雖有正鵠之別侯是總名故云侯者所射也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者唯有兩旁之側也梓人為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為質三分其侯鵠著於侯中云所謂皮侯者所謂梓人張皮侯而棲鵠云王之射虎侯王所自射者遠近三等人有尊卑分為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知王射虎侯諸侯卑於天子其自射射熊侯明助王祭亦射熊侯卿大夫卑於諸侯以其自家射射麋侯五十步明助王亦射豹侯五十步故知射豹侯卿大夫更言已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射豹侯羣臣所射以其唯有二侯故分為二等云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者以其唯一

侯故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至五十弓並約鄉射記按鄉射記云鄉侯侯道五十弓案大射大侯參侯射侯直言九十七十五不云弓故注鄉射記云大侯九十弓參侯七十弓五十弓可知也天子三侯與彼畿外諸侯同但用皮別耳故此注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弓七十弓五十者大射所云者是也鄭注大射云大侯者熊侯也參侯者參雜也豹而麋節下天子大夫也射侯者射鵠射飾也云遠尊得伸可同耳者對此經畿內諸侯之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者其侯道則去侯遠近之道故引鄉射記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者二寸據把中側骨中身也弓別取二寸以為侯身也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者據虎侯也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者據熊侯也五十弓者侯中廣丈一尺也者據豹侯麋侯也云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者崇高也上下為崇橫度為廣如鄉射侯中丈八丈四一丈皆方故云廣與崇方也云參分其廣為一馬者謂三分丈八丈四一丈之侯各取一分而為鵠又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自此已下皆重釋鵠居一馬之義以其侯中丈八尺故鵠居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以其侯中丈四尺取丈二尺三四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二六十八又得六寸有二寸在寸各為三分二寸併為六分取二分名為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也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一丈取九尺三寸而九得三尺一尺在又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為二分得一分名為少半寸正鵠相對之物若鵠為鳥正亦為鳥若鵠為直正則為正直之正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是正鵠之名各有二義虎熊豹是猛獸將以為侯侯則諸侯也是示能伏得猛厲諸侯麋者迷也將以為侯示能討擊迷惑諸侯以其祭者是大事射者觀德故為大禮故於三侯之上取義衆多

王氏與之曰馭民之道以正物為事正物則服猛毅為先能致猛毅莫大於虎豹熊次之能服猛毅莫大於王諸侯次之由是而得萬國之歡心以爭先王者天子之德也故共虎侯熊侯豹侯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先公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豹侯卿大夫之德則以養人為事養人以除害為先春秋多麋害稼則卿大夫射麋侯以除害也

冬官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注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于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惟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疏禮射有三有賓射燕射大射大射射鵠賓射燕射射侯法亦與此同

王氏曰侯以布為之以皮飾之梓人攻木之工而為侯者以侯待木而張故也鄭氏鏞曰射必用侯正名曰侯者蓋天子射之所以服諸侯臣下射之得以為諸侯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所射之侯而侯之制則有小大之不同天子之熊虎豹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諸侯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卿大夫麋侯五十弓侯中一丈然其侯中之廣與崇方則一而已其廣與崇適相等焉謂侯之中高廣相似也蓋偏於左右則不得其正倚於上下則不得其正惟正然後可以期於中所以欲其相等也匠人之為防亦云廣與崇方蓋非相等則其力不足以捍患故也弓二寸以為侯中虎侯之弓以九為節則侯中一丈八尺也中一丈八尺則鵠六尺也由是推之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則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而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皆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蓋不考諸此耳王氏昭馬曰鵠棲侯以為的者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為善中則告勝焉故的謂之鵠也鵠以皮為之各如其侯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唯大射

以皮侯其餘
有賓射燕射

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

注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

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為三丈下兩個半之傳地故短也元謂个讀為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為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于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疏先鄭意身即與中為一謂方丈者其上也加布一幅長三丈為兩個後鄭不從者侯有中躬有躬个三者今先鄭惟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為縫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為七丈二尺添前為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為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其七十弓侯侯中一丈四尺其五十弓侯侯中一丈皆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个計之皆可也

鄭氏鐫曰弓之左右出者其名曰个亦名曰舌个或音幹取其張而用力也又名曰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有中又有躬有舌舌即个也與其身三者言身居一分上兩個倍之而居其三也下兩個半之者言下兩個居上兩個之半也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縷寸焉

注綱所以繫侯于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

連侯繩也縷籠綱者疏綱以繫侯於植者也植則在兩旁邪豎之也

趙氏薄曰縷是圈子穿在个邊綱却穿過圈子以縛在植上

易氏被曰綱所以持侯而繫于植縷所以持綱而繫于侯上綱與下綱出舌皆入尺者以象人張臂之義縷寸者以象人伸指之義蓋臂為尋而指為寸皆近取諸身者也此又三射之侯與夫三侯二侯一侯之所同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注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

讀為蠹蠹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于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疏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而棲鵠者各以其皮為鵠綴于中矣似鳥之棲故云而棲鵠也

丁氏與之曰此大射之侯

鄭氏鐫曰春以功蓋氣至於春則發生之時人至於春則立功之時大射之禮所以發動使之求為有功之事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注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駟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疏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

鄭氏鐫曰五采之鵠者即射人所謂五正之侯也虎侯五正熊侯三正豹侯二正用五采以畫焉中朱白次蒼次黃而元居外以五行相克為次也以南為首故先朱以正為的故曰正畫用五采故曰采侯張五采之侯則王與來朝之諸侯行賓射之禮也惟朝會而張此侯以射此遠國所以繫心於王而不敢焉

子。六

五禮通考卷三百六十四 射禮

七

也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注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閑暇飲酒而射疏此燕射之侯

也息老物勞使臣無事飲酒三者燕皆有射法

鄭氏鐔曰六獸皆正面畫其正首於鵠之處張獸侯以明獸之害人者吾已射之矣此可以息燕焉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注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疏謂司馬實爵已下竹依大射而言

彼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

王氏昭禹曰侯而祭之者神無乎不在而君子無往不用其至也

其辭曰唯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

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注若猶汝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或

有也若如也屬從朝會也抗舉也張也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

易氏祓曰侯之為侯非止射侯而已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為射之侯屏蔽王室敵王所愾者亦為天子之諸侯使諸侯而安其為侯則善矣其或不安其為侯不能奉承乎王命則司馬九伐之法在所必及故托其辭於祭侯曰抗而射

女爾諸侯可不知所戒乎諶能安其為後謹守臣節則富貴可以長守故曰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雖曰詒之自上

而所謂惟若寧侯者實諸侯之自求多福也

吳氏澄曰寧侯謂諸侯先有功德者能安寧其國故今射者願如安寧之侯而毋得如不寧之侯言當效有道之君而勿效無道之君也不屬於王所即所謂射焉抗舉也強飲強食祝頌辭也

聶崇義三禮圖虎侯圖說曰司裘王大射則供虎侯

言王大射者謂王將祀五帝于四郊昊天于圜丘及

享先王選助祭者故于四郊小學之中王與諸侯及

羣臣等行大射之法也虎侯者謂以虎皮飾其布侯

之側其鵠亦以虎皮方制之著于侯中其侯道九十

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亦身也侯身廣丈八尺三分

其侯而鵠居其一焉則鵠方六尺矣此王之所射之

侯也與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為一事侯制上廣下

狹蓋取象于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樂

以騶虞九節熊侯圖說曰王大射司裘亦供熊侯

此助祭諸侯所射之侯也亦以熊皮飾侯側兼方制

其鵠侯道七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廣丈四尺亦三分其侯而鵠居其一則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賈釋云以侯廣丈四取丈二三分之得四尺又于四尺之內取尺八寸得六寸有二寸在寸為三分二寸總六分取二分二分于三分為三分寸之二也三分寸之二即是大半寸也故云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崇高也上下為崇橫度為廣則虎侯中丈八尺熊侯中丈四尺豹麋侯中一丈皆方故云廣與崇方也又射之諸侯樂以狸首七節 豹侯圖說曰王大射司裘亦供豹侯此助祭卿大夫并士所射之侯也亦以豹皮飾侯側兼以豹皮方制其鵠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廣一丈亦三分其侯而鵠居其一則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賈釋云

以侯廣一丈內取九尺得三尺一尺取九寸一寸分為三分取一分則一分于二分為三分寸之一三分寸之一則是少半寸故云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謂鵠者取名于鵠鵠鵠小鳥捷點難中是以中之為雋而取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虎熊豹示伏猛言能伏得猛厲諸侯也麋者迷也以麋皮為侯示能討擊迷惑之諸侯也射者大禮故于三侯之上取義眾多又侯道九十七五十弓遠近三等者以人有尊卑分為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也射人云孤卿大夫樂以采蘋五節樂以采蘩五節 熊侯圖說曰司裘云諸侯則供熊侯豹侯此謂畿內諸侯大射將祀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士熊侯則諸侯自射者也豹侯所選助祭臣下所射者也亦以熊豹

皮各飾其侯側方謂之鵠其侯道鵠居皆與王之熊
侯豹侯同 麋侯圖說曰司裘云卿大夫則供麋侯
此謂王朝卿大夫畿內有采地者將祭先祖亦行大
射之禮張麋侯君臣共射焉亦以麋皮飾侯側又以
皮方制其鵠著于侯中其侯道亦五十弓侯廣鵠方
丈尺之數亦與王之豹侯同 大侯圖說曰畿外諸
侯將祭先祖亦行大射禮而射三侯與天子同畿內
諸侯近尊不得同于天子三侯但射二侯而已畿外
諸侯遠尊故得申也三侯雖全而用皮別耳即大射
大侯九十參侯七十干侯五十是也大射直言九十
七十五不云弓者案鄉射記註云大侯九十弓參
侯七十弓豢侯五十弓是有弓可知也又大射注云
參讀曰糝糝雜也干讀曰豢豢胡犬也畿外諸侯自

射大侯即熊侯也云大侯者與天子大侯同九十弓
也其糝侯助祭者所射也大侯與天子雖同其糝豢
二侯用皮為別 糝侯圖說曰此謂畿外諸侯卿大
夫助祭于君所射之糝侯也糝雜也雜侯者以豹尊
于麋明以豹為鵠以麋為飾耳不純用豹麋者下天
子卿大夫故也其侯道七十弓侯廣鵠方丈尺之數
並與天子熊侯同 豢侯圖說曰豢侯者外諸侯之
士助君祭所射之侯也豢外國野犬以豢皮飾侯亦
方制為鵠其侯道五十弓侯鵠方廣並與天子豹侯
同 五正侯圖說曰天子賓射射五正三正二正之
侯若諸侯朝正于王張此三侯與之共射謂之賓射
五正之侯九十弓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凡畫正五
正五采三正三采二正二采五采者先從中畫朱方

二尺次白次蒼次黃次黑皆充尺寸使大如鵠蒼即青也以射者相刻相伐之事故還以南方為本其外白青等皆相刻為次也又畫此五色雲氣以飾其側樂以騶虞九節 三正侯圖說曰此三正七十弓之侯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三正之侯去元黃餘同五正還以朱白青三色畫雲氣以飾其側此是諸侯朝王為賓所射之侯也凡畫雲氣用丹為地以丹淺于赤也故于丹上得見赤色之雲諸侯于己國射三正二正之侯樂以狸首七節 二正侯圖說曰此二正五十弓之侯亦三分其侯正居一二正之侯又去白青直用朱綠而已還用朱綠二色畫雲氣以飾其側此卿大夫聘會于王共射之侯也 熊首獸侯圖說曰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註云獸侯畫獸為侯

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白質者謂以蜃灰塗之使白為地正面畫其熊之頭狀亦象正鵠三分其侯而處其一亦各畫雲氣飾其側燕謂王勞使臣與飲酒而射也息謂王休農息老物之後亦行此燕射之禮王自射此五十弓熊首之侯也 麋首獸侯圖說曰諸侯麋侯赤質謂以赤塗之使赤為地正面畫其麋之頭狀必知然者案狸首者射不來者之首也明熊麋以下皆正面畫其頭也王燕勞之時諸侯射此五十弓麋首之侯也亦畫雲氣飾其側 虎豹首獸侯圖說曰卿大夫布侯畫以虎豹言布侯者謂不采其地直于布上正面畫虎豹頭狀亦畫雲氣飾其側王燕射則卿大夫射此五十弓虎豹首之侯也燕射必射此熊虎豹之首者不忘上下

相犯也言此三獸皆猛不苟相下若君臣之道獻可者替否者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似此獸也故用之鹿豕首獸侯圖說曰王燕射士射五十弓鹿豕之布侯者亦謂不采其地直于布上面畫鹿豕頭及畫氣以飾其側諸侯必射麋士必射鹿豕者志在君臣相養也案內則云麋鹿豕皆有軒並是可食之物故知相養也天子諸侯特射熊麋之首卿大夫士兼射虎豹鹿豕之首所謂君畫一臣畫二陽竒陰耦之數也此燕射天子已下尊卑皆用一侯其侯道又皆五十弓弓二寸以侯中同方一丈者降尊就卑之義以燕禮主于歡心故也

陳氏禮書周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

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豕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麋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朱白蒼黃元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則畿內諸侯大射之禮也畿外諸侯大侯參侯干侯故大射禮量人中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是也司裘不言豕

侯以士無大射故也不言參侯以畿外非司裘所共
故也射人言士豻侯二正則王三侯之為虎熊豹諸
侯二侯之為熊豹大夫之侯亦為麋可知也蓋大射
以鵠則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則猶大射之飾
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
采故曰五采之侯則司裘射人之三侯二侯一侯其
側則同而所異者中而已鄭司農釋射人曰三侯熊
虎豹二侯熊豹是也鄭康成曰三侯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
蓋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經言王五正康
成謂有三正二正經言諸侯三正康成謂有二正可
乎夫天子諸侯所尚者威孤卿大夫所尚者才士所
尚者志威以服猛為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

大射之侯以虎熊豹才以除害為職而麋害穀者也
故大夫大射之侯以麋士以有事四方為能以勝夷
狄之守為善而豻胡犬也故士賓射之侯以豻然燕
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麋大夫止用虎豹士用鹿
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
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
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為
禮所以異乎大射賓射之嚴分守也麋鹿類也豕亦
害物者也春秋以冬多麋為災詩以町疇鹿場為患
禮記以食田豕為虎之功此麋鹿豕之不可不除也
然則畿外諸侯大射以大侯參侯干侯何也大侯熊
侯也參侯麋侯也干侯豻侯也諸侯三侯熊為上故
曰大侯大夫麋侯參於天子諸侯之侯為三故曰參

侯天子得以兼諸侯之侯故有熊侯諸侯得以兼大夫士之侯故有麋侯豸侯康成以參爲糝謂糝侯豹鵠而麋飾以大夫用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士用鹿豕不忘君臣相養非射禮之意也鵠取名於鴉鵠正取名於題肩皆鳥之捷點難中者故以中爲雋焉其義正鵠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已正志然後能中故記曰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衆馬融王肅則以正在鵠內賈逵則以鵠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而已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鵠居一焉由是言之則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正居一也蓋弓二寸以爲中虎侯九十弓則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弓則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

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衆馬融之徒以四尺曰鵠誤也

又曰大射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五十鄉射記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夫王之虎侯謂之大侯諸侯熊侯亦謂之大侯諸侯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則天子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可知豹五十弓則麋亦五十弓可知先儒謂弓之下制六尺則九十弓者五十四丈七十弓者四十二丈五十弓者三十丈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中丈八尺七十弓者中丈四尺五十弓者中十尺侯中廣崇方則五十弓之侯用布五幅長丈則中之布方丈矣倍中以爲躬則上躬下躬各二丈矣倍躬以爲左

五典
右舌下舌半上舌則上左右舌布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布三丈而出躬各五尺矣鄭氏謂半者半其出於躬是也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大射量人以狸步量侯道蓋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大射擇士欲其能擬度而獲也故以狸步非大射則弓而已弓之下制六尺狸再舉足亦六尺其為步同其所為異也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類故侯道生於弓而侯中亦生於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而侯道之遠侯中之廣者雖不止此然十弓者侯道之所始也故五十弓之侯其上則象人八尺之臂五八四十而用布四丈其下則象人六尺之足五六三十而用布三丈中其身

也上下其躬也躬之左右出者舌也持舌者綱也籠綱者纒也其不及地者武而已則下綱其足也武其足迹也中人之迹二尺二寸則侯之制度取於身可謂備矣

又曰司裘天子大射三侯虎侯侯道九十弓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侯道七十弓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氏謂王之大射王射虎侯諸侯助祭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助祭者射豹侯其說蓋以大射禮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而知之也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蓋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驩也凡侯面北西方謂之左其張而未射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及

射則說東遂繫左下綱司裘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
 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熊侯
 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是也侯步之制蓋與天
 子熊侯豹侯同與畿外之熊侯參侯異遠近屈伸之
 勢然也射人諸侯二侯四耦亦畿內諸侯耳司裘卿
 大夫射共麋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三尺三寸
 有奇天子諸侯之射與臣異侯尊君也大夫之射與
 臣同侯避君也士事人非事於人者也故有僚友而
 無臣故無大射擇士之禮

又曰詩曰大侯既抗天子之侯也大射禮大侯九十
 諸侯之侯也天子大侯九十步而諸侯大侯亦如之
 參侯以眡天子熊侯干侯以眡天子豹侯則步中躬
 舌之制可知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

及地武鄭氏曰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豨侯計之參
 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少半
 寸是也何則干侯中十尺上下躬舌各二尺為八尺
 則丈八尺矣又下不及地尺二寸則豨侯上綱去地
 丈九尺二寸矣參侯中丈四尺上下躬舌八尺則二
 丈二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參鵠之下與豨侯
 上綱埒此所謂見鵠於豨也大侯中丈八尺上下躬
 舌八尺則二丈六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大鵠
 之下與參侯上綱埒此所謂見侯於參也諸侯如此
 則天子虎侯見鵠於熊熊侯見鵠於豹豹不及地武
 又可知也

又曰司裘諸侯大射二侯射人諸侯賓射亦二侯畿
 內諸侯也若畿外則三侯矣二侯四耦則三侯六耦

矣儀禮大射畿外諸侯之制也三耦射畢然後公射
 又三耦射畢然後公再射乃獲飲解則三侯亦六耦
 也昔晉范獻子聘於魯魯侯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
 足取於家臣蓋方是時公室卑矣不能如禮士有賓
 射而不預王之賓射故射人無士之摯位士無大射
 而與王之大射故司裘豹侯士射焉鄉射記言鄉侯
 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康成謂鄉射當張麋侯
 二正

又曰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
 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白德之成赤
 事之著故天子之侯白質諸侯之侯赤質天子諸侯
 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
 其地不采可知也君陽而奇故畫一臣陰而耦故畫

二畫非特其首而已鄭氏之徒謂六獸皆正面畫其
 首於正鵠之處猶狸首射不來者之首也然天子歌
 騶虞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芣三詩皆為射節而無射
 事孰謂狸首必射不來者之首耶

劉氏續曰周禮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考工記張皮侯而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凡侯有三皮布獸雖不同而鵠則皆以皮為之加于上以有毛生皮為之則曰皮侯蓋武射專主力所謂主皮是也春以功謂北田獵以習武也詩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也舉春則四時可知以布為侯各畫其獸曰五采之侯天子畫若虎若熊若豹諸侯則畫若熊若豹卿大夫則畫麋蓋文射專主禮樂試之於射宮選諸侯卿大夫士與祭者也去毛之皮為侯如畫獸曰獸侯既燕則射詩所謂序賓以賢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畫地亦赤矣大夫士息燕又以布矣

蕙田案以上侯

周禮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箠弋挾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載其弓弩

注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曰挾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挾謂引弦也拾謂構杆也元謂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構杆著左臂

裏以車為之詔王告王

當射之節及授之受之

王氏曰乘車王所乘之車載載之于車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

箠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注王孤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孤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

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榘以為射正也射甲與榘試弓習武

也豸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射射大侯者用王孤射參侯者

用唐大侯射者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

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矢箠皆從

其弓注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箠百矣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注攻城

不及弩無王孤王孤恒服強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

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弗

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鏃矢弗矢痺矢絜矢所用也絜

兵矢絜天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重於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

中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

深而不可遠也結綴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三者皆可以弋

飛鳥刺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雁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

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

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

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輶中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

規勾者謂之弊弓注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圓往體多

冬官考工記矢人為矢鏃矢參分第矢參分一在前二

在後注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第當為殺兵矢田矢五

分二在前三在後注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絜矢矰矢七分三

在前四在後注鐵又差短小也司參分其長而殺其一注矢長三

尺令趣注鐵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羽者以其筈厚為之羽深注

讀為藥謂矢幹水之以辨其陰陽注辨猶正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

其比以設其羽注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旁兩旁弩矢比參分其羽

以設其刃注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注謂風不能刃長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四射禮

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坑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
 中彊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注言幹羽之疾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回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趨旁掉也是故夾而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注撓擗其幹凡相竒欲生而搏同搏欲
 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注撓擗其幹凡相竒欲生而搏同搏欲
 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凜注相猶擇也生謂無瑕也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圍也鄭司農云欲凜欲其色如凜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六材既聚
 巧者和之注聚猶具也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
 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
 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注六材之力相得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櫝
 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注此說弓幹善惡也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注陽猶清也木根者奴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注鄭司農云執謂形執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而執元謂曲執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居幹之道菑栗不也則弓不

發注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剖析幹也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凡相角秋綢者厚春綢者薄
 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注鄭司農云昔讀為錯謂牛角稍理錯也疾
 險中注牛角有病則角裏傷瘠牛之角無澤注少潤氣角欲青白而豐末注豐大也夫
 角之本處於剗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
 者執之徵也注色白則執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
 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注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夫角之
 末遠于剗而不休于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
 者柔之徵也注末之大者剗氣及煦之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
 之牛戴牛注三色木白中青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
 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注搏圍也廉瑕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
 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注餌色如餌凡昵之類不能方
 澤則其為獸必剗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注簡謂筋條也筋欲敝

之敝注鄭司農云漆欲測注測猶清也絲欲沈注如在水得此六材之

全然後可以為良注善也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

秋合三材注三材膠絲漆寒奠體注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冰析灑注大寒中

復內冬析幹則易注理春液角則合注合讀夏治筋則不煩注煩

秋合三材則合注合堅寒奠體則張不流注流猶冰析灑則

審環注審猶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注暮歲析幹必倫析角無

邪斷目必茶注鄭司農云茶讀為舒舒徐也日幹節口斷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

代之受病注偷猶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

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注摩猶隱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

其芻則木堅薄其芻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芻謂弓中裨是故厚其液而

節其芻注厚猶多也節猶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侷注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芻侷猶均也

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注擊之言致也中猶均也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

其太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

所由挫恒由此作注幹不均則角蹴折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名稱

其幹短者居簫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注恒讀

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

若欲反撓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及注達謂長于淵幹若達于簫頭繼弓鞞今夫菱解中有變

弓之利也注達謂長于淵幹若達于簫頭繼弓鞞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注挺直也柎側骨剽

焉故校注菱解謂接中也變謂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注挺直也柎側骨剽

亦疾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注重明達角之不利變譬言引字之誤橋幹欲

孰于火而無羸橋角欲孰于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

傷其力驚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

亦不動注羸過孰也燂炙爛也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為之

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

可以為良矣注濕猶生也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

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注末謂簫也弓柎畢為柎而發必動于綱

接中注綱弓而羽稠末應將發注羽讀為扈扈緩也接中動弓有六材焉

維幹強之張如流水注無難維體防之引之中參注體謂內之於藥中定其

釋之無失體如環注負弦碎也負弦則不材美工巧為之時

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

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注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

三佯膠三鈞絲三郟漆三尅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

合三而成規注材良則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

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

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人各以其形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

志慮血氣注又隨其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

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

弓安弓為之危矢注言損贏濟不足者奔其人安其弓安其矢

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注三舒不能疾而中言其人危其弓

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注愿慙也三疾不能慙而往體多來

體寡謂之夾吏之屬利射侯與弋注射遠者用執夾吏之弓合五

利射革與質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往體

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注射深用直唐弓合大和無

灑其次筋角皆有灑而深其次有灑而疏其次角無灑

合灑若背手文注弓表裏灑合處若人合和弓較

摩注和猶調也較拂也將用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于三體材

角環灑牛筋蕢灑麋筋斥蠖灑注此說弓表及和弓較

摩注和猶調也較拂也將用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于三體材

角環灑牛筋蕢灑麋筋斥蠖灑注此說弓表及和弓較

摩注和猶調也較拂也將用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于三體材

皆云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善則矢疾而遠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注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侯弓注射侯之弓也幹又

蕙田案以上弓矢

爾雅容謂之防注如小曲屏唱射者所以自防隱疏容一名防一名乏

聶崇義三禮圖曰舊圖云乏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鞣漆之今案大射禮謂之乏射人職謂之容鄭之兩注謂唱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賈釋云以容蔽其身故得禦矢言之者矢至于此乏置不去也又下文云凡用大射賓射等乏皆用革也陳氏禮書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為乏侯各有獲各有容故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容革為之鄉射乏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大射西十北十謂之乏以矢力乏

於此也謂之容以獲者所庇也爾雅曰容謂之防容與防皆乏之異名也

蕙田案以上乏

聶崇義三禮圖曰司弓矢云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注云并夾矢籥音聶賈釋云矢籥之言出于漢時若王射則射鳥氏主取矢其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

蕙田案以上并夾

周禮春官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注飾謂於射而飾中以待射中所以盛算者禮事升降進退之事太史守其禮節也

聶崇義三禮圖鹿中圖說曰鄭注鄉射禮射于榭用鹿中有堂無室曰榭榭即州序也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長尺二寸鄉

射記曰鹿中髡前足跪鑿其背容八算注云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賈釋云服不氏教擾猛獸有堪受負有不合受負者若今馳受負則四足俱屈又投壺禮孔義云其中之形尅木為之狀如鹿兕而伏鑿背盛算 兕中圖說曰大夫射于庠用兕中鄉射禮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舊圖云兕似牛一角大小之制如鹿中 皮樹中圖說曰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賈釋云知城中是燕射也張鑑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閭故知城中是燕射也張鑑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閭中圖說曰諸侯立大學于郊若行大射于此大學則閭中鄉射記注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 虎中圖說曰諸侯與鄰國君射于境則虎中賈釋

云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主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

陳氏禮書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境則虎中大夫射則兕中士則鹿中鹿中髡前足跪鑿背容八算則皮樹虎兕之制蓋亦然也惟君有射于國中而燕射大射賓射異中大夫士射必於郊而燕射賓射同中君射則始納於西堂下繼又總之以適次大夫士射則納於西堂而已此尊卑之辨也其奉之也先首其設之也必坐其位則南當福西當西序其嚮則東面籌雖八十所容者八算而已上射之算釋於右下射之算釋於左則賓主之黨辨矣二算為純一算為奇則勝負之黨辨矣鄉射用鹿中而投壺亦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者而已

蕙田案以上中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鄉射禮司馬命弟子說幅賈釋注云幅猶幅也所以揚筈齊矢也以幅為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承筈齊矢也下記云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幅髣注云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龍蛇君子之類交者象君子取矢于幅上髣赤黑漆賈疏引鄭注易龍戰于野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龍蛇總為君子之類也舊圖云幅長三尺有足置韋當于背

陳氏禮書鄉射記曰幅長如筈博三寸厚半寸龍首其中蛇交韋當髣之蓋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大射三耦既拾取矢捆之所以齊矢也夫幅之幅矢蓋猶幅衡之幅

牛考之於禮奉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脫則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幅有足誤矣

蕙田案以上幅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韋當長二尺廣一尺置幅之背上藉以箭鄉射記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于當賈釋云直者通身之言其幅兩頭為龍首于背通身著當言直者當心中央也知丹韋為之者周尚赤故也

蕙田案以上韋當

周禮春官司常凡射共獲旌注獲旌獲者所持旌疏言凡射則大射賓射及燕射皆共之夏官服不氏射則張贊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注謂待射者中而服不氏舉旌也

以獲也

蕙田案以上旌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算長尺二寸以實于中
人四算一偶八算其數無常隨偶多少若鄉射記云
籌八十謂十偶而言是數無常也又此云算長尺二
寸與投壺禮同其鄉射記算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
指一寸是尺四寸也

陳氏禮書鄉射記前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握布四
指指一寸則籌尺有四寸矣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投
壺曰室中布五扶先儒謂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則
握與膚扶一矣握素刊其本也鄉籌八十而中實止
於八者籌八十以十耦計之也一人四矢皆中則用
八籌焉射未必皆中而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
中也每一耦射中者一箇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

左有餘算則反之蓋釋獲者取八籌於中執之改實
八算以待後中既釋獲委於其中西又取執而改實
焉故中之所容常八算

蕙田案以上算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鄉射記曰楚扑長如筭刊本尺
又曰射者有過則撻之注云刊其可持處扑刑器司
射常佩之過謂矢揚中人也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
今鄉會眾賢以禮樂歡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
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扑撻于中庭而已書曰扑作
教刑

陳氏禮書眾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闔胥
于鄉小胥于學有釁撻司市于市有扑罰司徒于誓
田亦有扑書稱扑作教刑撻以記之禮稱夏楚二物

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鄉射司射升堂告賓則去扑降而反位則搯扑升而去扑所以敬尊也降而搯扑所以威重也

蕙田案以上扑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案鄉射大射之義其射物在庠之楹間若丹若黑而午畫之從者長三尺橫者曰距隨長尺二寸言距隨者謂先以左足履射物東頭為距後以右足來合而南面並立曰隨

陳氏禮書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左為下物右為上物其畫也若丹若黑其設也兩楹之間於序則當棟於堂則當楣弓長六尺而兩楹之間容弓筈長三尺而物如筈武長尺有二寸而距隨長武一縱一橫縱長而橫短此所謂度

尺而午也前足至物之左端右足合而隨之此所謂距隨也凡射及物則揖履物則先左足先左足以正其位還視侯中以審其的然後俯正而俟此所謂以志正體直可以祈中矣

蕙田案以上物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決亦以朱韋為之案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猶闔音開以象骨為之著右三指所以鈎弦而闔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若無決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

蕙田案以上朱極三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遂臂捍以朱韋為之案鄉射禮注云遂射鞬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也其非

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大射注云遂著左臂裏以遂弦也

蕙田案以上遂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大射禮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即所設之帷幄也故幕人掌帷幕幄帟以供掌次若王朝日祀五帝則掌次張大次小次凡祭祀張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後鄭以耦次在洗東大次大幄也初往所止居也小次小幄也既接祭退俟之處今又射有三位若王射設耦次亦宜有大次小次也又幕人職旁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即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賈釋云帷在下幕在上共為室幄帟又在帷幕室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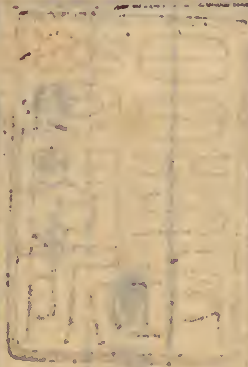
設之也

蕙田案以上次

右射器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四

淮陰吳玉搢校字



真和壬戌

